

已经是第三次去孙中山的故乡——广东省中山市。那里最著名的建筑,当然是翠亨村的孙中山故居。那一幢与众不同的楼房,上下两层都有七个赭红色装饰性的西式拱门。那是孙中山 26 岁时亲手设计的,在翠亨村独一无二。

孙中山能够接受西方建筑风格,是因为他在 12 岁的时候,便来到美国夏威夷上学。中山市原名香山,自南宋设县,历史悠久。在孙中山逝世之后,1925 年为纪念他改名香山。

香山原是穷乡。然而香山距离澳门只有 30 公里,而澳门当年在葡萄牙人统治之下成为通向西方的窗口,于是许许多多香山人以澳门为跳板走向海外。孙中山的长兄孙眉便因此来到夏威夷打工,善于经商的他在数年之后成为当地首富,被称为“茂宜岛王”。孙眉发迹之后,便把母亲和弟弟孙中山接往那里。孙中山在檀香山求学,眼界顿开。他在檀香山创办兴中会(中国国民党

提起复旦的校训,除“博学而笃志,切问而近思”外,最著名的莫过民间流传的那句“自由而无用的灵魂”。它产生的时间为 21 世纪初,恰巧也是我刚进校工作的时间。

2004 年,一天去参加一个大型阅卷活动。休息时,大家难免海阔天空聊天。一位老教授说,当年他参加高考阅卷,看见另一个名校外语系系主任手持一个口哨,休息时去阅卷场,吹一声口哨,那个学校老师停笔,过十分钟吹一声口哨,接着阅卷。大家哈哈一笑,虽未说本校怎样,但从笑声中也就知道本校截然相反的态度。

刚进校时讲课水平难免欠缺,头一年选课学生人数少。一次,看见史地所姚大老师举行讲座,不光教室挤满人,连走廊中都站满听众,很多学生只能站在教学楼外院中听;另一天,看见中文系陈思和老师讲课,座位过道中都挤着坐满人。那时才知道,“自由”并非散漫,而是会被高水平的课堂和讲座吸引。心生仰慕,只能奋起提高教学水平。

后来在职读博,选修中文系骆玉明老师和旁听古籍所章恒垣先生的课。骆老师讲课爱者极爱,当然也有难以适应他魏晋风度的,但骆老师从不点名,坚持听一学期者自然获益匪浅。我生性愚笨,但听讲时对文学也心生感悟。章先生讲课则每次西服革履,手持一本泛黄古本,端坐窗边,指导研究生念元曲。他一口绍兴普通话,讲得抑扬顿挫,每每关键句中微一指点,听者无不觉醍醐灌顶。一次课中,他说后面会请当时还在清华大学执教的葛兆光老师讲座,鼓励大家去听。我去时,古籍所谈蓓芳老师站在门口,但凡学生进去听讲座,都面露欣喜鼓励之色。

而外文学院陆谷孙先生讲课一向人山人海,根本挤不进去。孙建老师每次组织讲座时,如觉得和某个年轻老师研究方向接近,都会提醒一声:“那个你会感兴趣,记着出席。”有一次大聚,孙老师组织的一个讲座快开始时我还在午睡,醒后一看,手机有五个孙老师打来的未接电话。跑去时,只见孙老师微微一笑。

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不是空喊就能喊出,它需要每一个人的行动。在记忆中,老先生们,以每一个微小的行动,塑造出自由而无用的灵魂,并吸引更多年轻的自由而无用的灵魂。

星光璀璨话香山

叶永烈

的前身),举起反清大旗。掀开辛亥革命的大潮。我笑问孙中山故居讲解员:如今全国有多少个中山公园、多少条中山路?她竟然答不上来。

真巧,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,也是香山人。我从翠亨村南下,进入一座古镇,名唤唐家湾。一条不足十米的路横穿小镇,路的两侧是上了年纪的老屋。内中一幢中西合璧的别墅,上镌“望慈山房”四字,乃唐绍仪故居。唐绍仪跟孙中山一样,也是 12 岁去了美国。如果说孙中山是因私探亲赴美,唐绍仪则是“公派生”。唐绍仪天资聪颖,入选清朝留美幼童,后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。回国之后,先是出任内阁总理,因与袁世凯政见不合而辞职,后来回乡当香山县长。为了怀念送他出国留洋的慈母,把新建的县长官邸取名“望慈山房”,小镇的主干道亦因此得名山房路。在山房路尽头的鹅峰山麓,我走访了唐绍仪的私家花园——他

任百姓入园休憩,取名“共乐园”。他任县长 5 年,政绩斐然,使香山县成为全国模范县。毛泽东曾以唐绍仪“当了总理再当县长”为例,教育干部能上能下。

日前,笔者有机会随有关部门前往静安区临汾路街道学习考察,对他们运用“社区大脑”巧解治理难题,实现实时感知、迅速应对之目标,深有触动;同时,也感叹高科技发展,在促进社会治理上带来“智”的变化。

街道现场,一间似指挥部的办公室,偌大一堵墙的屏幕上,有数字在跳动,也在提示着值守人员关注;一有异常,便及时向监控者“报告”。这就是他们使用的被称之为“社区大脑”的综合管理平台与上万个传感器“神经元”。据了解,这个“社区大脑”,已在窰

石牌坊,是清光绪皇帝为表彰陈芳在家乡乐善好施、泽被乡民而赐建的。1849 年,24 岁的陈芳随伯父从香山梅溪到檀香山经商,成为富豪,迎娶夏威夷王族小姐朱丽亚为妻,并被清政府任命为驻夏威夷第一任领事,官居二品。美国著名作家杰克·伦敦在他的《夏威夷故事》中,马克·吐温在《发自夏威夷的信札》中,都记述了陈芳的传奇故事。陈芳晚年在故乡香山建豪宅安度余生。

沿着孙眉、陈芳的足迹细细追寻,在香山可以发现一大批巨商。上海南京路上鼎鼎大名的“四大百货公司”创始人,竟然全是香山人:先施公司老板马应彪(香山县沙涌村人),永安公司创办者郭泉、郭乐兄弟(香山县环城竹秀园村人),新新公司创始人李敏周(香山县石岐镇人),大新公司

四五根便没了兴趣,于是,挑了二根细长的、尾部盘旋似蛇形的落苏,一溜烟进了屋。

针扎过的落苏,晒了二天,整个儿中度脱水,瘫软了、皱巴巴地躺着,紫色的丝袍不知怎么褪去了。外公说腌制关键点,首先是控制落苏脱水状态(过度脱水口感不糯)。接着,落苏被层层叠叠码在陶土缸里,码一层,撒一层盐,码到离缸口五分之四的高度,放上一木板盖子,压上两块青砖,置于底荫通风处。两天后,院子里便飘荡起落苏那淡淡的清香。这时,外公便用右手食指探进缸口,测看卤水溢出量;同时,食指与拇指搓捻几下,凑到鼻尖闻闻,判断卤水咸度、落苏程度,凭借这些“数据”自

社区有了“大脑”

石路

井盖管理、跨门营业管理、非机动车停放管理、高空抛物监测、电梯监测、独居老人生命体征监测、人员高密集信息警报、消防预警、河道监控等涉及公共管理、公共安全、公共服务的 21 个应用场景发挥着重要作用。精准判断、及时反馈,是“社区大脑”的特点。

多年来,社区几乎都依靠着人力在管理,人们在实践中也相当努力,因地制宜、推陈出新,遇到“人力所不能及、人力所没有及”的问题,也是想尽办法地做、努力渐进地做或再三斟酌后做。但是,这一切,对于现代社区治理的要求和目标来说,局限性越来越大,有些问题至今还处于“找不着北”的状态。就拿高空抛物来

说,真是防不胜防。有时,小区刚清扫完,不知哪儿一包垃圾从天而降。难不成派人去天天看住每一幢楼?还有跨门营业。商家为图点“空间”经常与执法者“躲猫猫”。你来管,他把物品搬进室内;你走,他又重新摆放室外。难不成派人日日去现场守候?再有许多细微处的环节,如消防、河道、非机动车管理等,皆似一个个难解的“扣”,横亘在面前,使人苦恼、厌烦。虽然有关部门加大宣传和检查力度,但是仍不断反复、难呈常态长效之势。

而今,在精细化大势下,高科技催生“社区大脑”,使原本困扰的难题,在“人机合一”“人机合

力”下得以“柳暗花明”,治理中的诸多瓶颈得以“冲云破雾”。就拿临汾路街道布设的上万个传感器“神经元”来说吧,它就像一个个“哨兵”随时观察着周围一切,有的在固定“点”上执着地盯着,有的在区域“位”上坚定地守着,一旦发现异常,瞬间将信息传送到管理中枢,“大脑”也随即第一时间反馈处置,有力地解决了许多日常管理中原本束手无策的固疾与顽症,也较好地解决了一些特殊群体(如独居老人)、特殊部位(如电梯)迫切需要帮助的问题。这种变换人的思路与智能化手段相结合之方式,不得不说是

一个现代创新。精细化开启了新领域、新方法,新手段,让社区管理者们减轻些压力,老百姓也感觉到满意,值得期待!



边看边聊



控股人蔡昌(香山县上恭都外容莖乡)。他们早年都出自香山贫寒之家,前往澳洲经商,走上致富之路。就连香港和广州的“四大百货公司”也是香山的产业:香港的先施、永安、大新、中华,广州的先施、大新、真光、光商。香山人敢拼善贾,由此可见一斑。香山旅居世界五大洲 87 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侨胞、港澳台同胞达 80 多万人。历数从香山走出的名人,光是闯荡上海的各界精英就有:著名影星阮玲玉,电影艺术家郑君里,音乐家萧友梅,小刀会首领刘丽川,上海市长吴铁城,商务印书馆总经理、四角号码发明人王云五……香山,真可谓星光璀璨之地。

“墙上的字谁写的?”我问。那天,驱车去海湾寝园墓地。一路导航,手机电用完了,想到门卫室充一下电。里面有四个保安,一中年人得知情况,说,好啊,到这里来吧。说着,引我到里间的小屋。

七八平方米的房间,四面贴满书法作品。我有些诧异。退到外间,坐到椅子上,瞥见正对着门的墙上,贴着一幅行书写的《三国演义》卷首词“滚滚长江东逝水”。字体流畅,很有些功力。迟疑着,我问了开头的那句话。

“我们队长写的。”一年轻人,指着中年人笑道。“那里面墙上的字,也是你写的吧!”我笑道,“你练的是谁的字?”

“米芾的——他的字好看。”普通话里带着苏北口音。他又引我来到里间,俯身从靠墙的床脚上,拿出两本字帖,说:“他的字变化多,你看他写的三点水,没一个相同的。”他边翻,边指给我看。

我注意到,写字台上铺着一块毛毡,上面满是淡淡的墨痕,正前方竖起的书桌上,夹着本字帖,右角有一只剪去一半的雪碧瓶,插着七八支毛笔。

“你练了多久了?”“三四年的时候!”“喜欢啊?”“也有我爸爸的熏陶。”他说,“当兵的时候,爸爸写信给我,一直是用毛笔,竖着写,我觉得很好看——他是乡下的老师,读的私塾。他到死都是用毛笔写字的。那时候,我练过一年多,后来,也就放弃了。”

“现在不会再放弃了。”我笑道。

“不会了。”他也笑了,“开心啊!我每天早晨五点起床,写一个多小时,再读一会儿帖,字的写法,到我这年龄记不住了,今天写过,明天就忘了,所以,背背帖,手指划划也蛮好。七点半去吃早饭,吃早饭也就上班了。晚上,再找两本字帖看看。开心呀!”

说着,又去床脚翻出一包写的字,摊在桌上。见有一沓水写帖,问:“你还用这练啊?”

“这可以反复用。平时,我就用这东西来练,好一点了,就用毛边纸来写,到写作品了,才用宣纸。都写在宣纸上太贵了。宣纸、字帖我都是网上买的,打折时,就买点。”他指了指床脚一沓用塑料纸包着的宣纸,又从桌上的雪碧瓶里,拿起一支毛笔,“外面教书法,叫小孩上来就写在宣纸上,我这样写,一个月的保安工资都不够啊!——这笔也便宜,是福州路一个老板那里买的,我一直在他那买,十几块钱一支,有半年好写了。”

我呆呆地望着他,猛然想起,又递一支烟给他。

“再练十年,我这个字有点像样子了。”他笑了,指着四周贴的一幅幅作品,说,“有时候写了一幅好字,挂在那里,看看也开心;有时候发觉写的一幅字里,有几个没写好,就琢磨怎么才对,想到了,也开心。我又不要考什么级,参加什么协会,自己喜欢,开心就好。”

他的愉快感染着我,我也由衷地笑了。走出门卫室,突然想到《儒林外史》末一回的四个奇人。那做裁缝的荆元,喜欢弹琴、写字、做诗,人家嘲笑他做贱业。他说:“我也不是要做雅人,也只为性情相近,故此常学学。……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,吃饱了饭,要弹琴,要写字,诸事都由得我;……倒不快活?”

一个多月过去了,我依然记得他的样子:约五十岁,高高的个子,黑黑的脸庞,鬓发微白,双目有神。

偶遇

傅勤

海上渔村

侯伟荣 摄



信地说:“明天可以出缸收干了。”

“出缸收干”是将卤水倒掉,将落苏再分摊到竹匾里,置于通风庇荫处吹干。这样,落苏内外咸度、口感比较均匀。接下来便是酱制。买来的甜面酱下到锅里,放些白砂糖、尖辣椒、适量水熬制稀薄,待完全凉透,落苏倒入甜面酱里,搅拌均匀。

洗净陶土缸,码放平整,缸口留出一些空间,浇淋些白酒(当年土烧酒),缸口扎实纱布,置于太阳下酱晒,一周翻动一次,两个月左右,酱落苏便可端上餐桌了。

这时轮到外婆忙了。将洗净的酱落苏切成二寸左右,手撕成条,洒些许绵白糖,淋上过年时压藏的麻油,搅拌后整齐地排列在蓝边碗里。院子里的玩伴们闻到

味道,早早地扒在灶披间的窗下了,眼光齐刷刷地朝着一个方向,嘴唇掀动着,刺溜刺溜吸着口水,抬起右手,搓揉着鼻孔。真香!外婆便会笑着说:“院子里的,一家一大碗;院子外的,也有一份哦,晚饭前送来啊。”

童年时代,不知道全聚德烤鸭、红房子牛排啥味道,而香糯爽口的酱落苏,却是我下饭的佳肴,也是解馋的零食。当年,应该请梁实秋先生来院子里、柳树下坐坐,端上一碗上海人家的“泡饭”,摆下一碟酱落苏,我想,今天的人们就能在《难舍难分》书里,品尝我外公的酱落苏了。

上海日新月异,如今,董家渡路的大院子要动迁了,那柳树、竹匾、陶土缸只能留在记忆里了,酱落苏的香糯则永远留在唇齿间。

七夕会

美食

苏浙吴语地区,人们把茄子叫做“落苏”。落苏大概五月上旬上市。细长的身体,滑稽地戴着一顶乞丐帽,扭一扭腰肢,也会拗出造型;一身紫色丝袍油亮油亮的,确有几分生动、可爱。

到了六七月份,落苏大量上市。小时候,此时只卖二分钱一斤,外公因此会买一堆。回来后,将挂在屋檐下的大竹匾(也有称竹筛的)一一排开,把一堆落苏分散到竹匾里,之后,排列在院子里的太阳下晾晒。外婆拿出端午节裹粽子用的铜针,外公拿了小木凳坐在竹匾旁,用铜针在每根落苏上扎些小孔,这样,落苏体内水分蒸发,酱汁渗透便有了“通道”。我也蹲在外公腿边,用缝被子的大针,学着扎那些可爱的落苏,也不知它们疼不疼哦?扎了